



远走的庙会

□ 楚风

清明法定放假，八秋活了半辈子，这事才遇头一遭。

清明假干什么？上坟凭吊，远足踏青，这样安排似乎再自然不过，可是对八秋则不然——此地找不到要去的坟头。八秋无比悲哀而又期待地假设，也许等他百年以后埋骨于此，多米就可以不再茫然于清明假“干什么”的问题了。

毛亮亮说那天要记住买点香、烛和纸，晚上找个路口焚香燃烛烧纸钱。八秋说不用了，在这城市里你哪见过有人在路口野祭的，那天晚上我在家为他们诵一部《金刚经》再持几遍《大悲咒》吧。多米问清明节为什么要焚香燃烛烧纸钱呢，又为什么要诵经持咒呢。毛亮亮说是为了让他们在另一个世界过得更好，八秋说是为了超度他们的灵魂。多米傻劲被激发起来，他问他们究竟是死了还是活着，他们要钱买啥，他们能听见诵经声吗。毛亮亮说废话这么多，吃饭吧，半晌了你还有一大碗饭呢。为什么你们说话就不是废话呢，多米反驳。我们说话没有影响吃饭啊，你看，你爸已经吃完了，毛亮亮回击。八秋揉揉多米的头，学着多米的腔调跟毛亮亮说要理解啊，人家正在发育成长，大、小脑还不配合，说话和吃饭不能同时进行嘛。在毛亮亮的笑声中多米感觉自己糗了，也不再多问，赶紧埋头往嘴里扒饭。

八秋跟多米说我们那天还是要去踏青的。看，你又引诱儿子说话，毛亮亮阻止八秋开口。多米，你边吃边听我说，你只要不插嘴就行，你说好不好。虽然老爸八秋的话并不中听，但有个人跟自己说话总比闷着什么声儿也没有好得多，所以多米还是狠狠地点点头。

从我记事开始，每年清明节都要给祖先上坟的，每次都是你爷爷带队，我和你大伯随从，八秋把空碗推到了一边说。没有申申哥哥吗，多米

插嘴。毛亮亮说要笑死人了，那时候你大伯还跟你一样是个小孩子，怎么会有你申申哥哥呢。

下午放学后早早就吃了晌午饭——晌午饭跟我们的晚饭时间差不多，然后你爷爷扛上铁锨，我和你申申哥哥他爸兄弟俩带上你奶奶准备好的蜡烛、纸钱还有鞭炮，你奶奶身体弱是不去上坟的，我们出发前她总要叮嘱你爷爷很多，她说别忘了在大路口画个圈给“她”烧几张，“她”是出生当天就夭折的、你爸爸的妹妹，她说别忘了给芹烧几张，芹是你奶奶的亲妹妹，她说别忘了给大哥大嫂烧几张，那是你爷爷的亲哥亲嫂，她说别忘了给他外爷多烧几张，那是你奶奶的亲爸爸，她说别忘了给张主任烧几张，昨晚我梦见他向我吹胡子瞪眼，张主任是你奶奶活着的时候最恨的一个同事……不是过年你们放鞭炮干什么呢，多米又打断八秋。八秋噘起唇把食指贴唇竖起，多米一看赶紧低头狠抓口饭菜。

上坟放鞭炮是咱家乡的习俗，你爷爷扛铁锨是为了给坟堆上新土。我的太爷爷、太奶奶、爷爷和奶奶都葬在北山的阴坡，从家里出发要走一个多小时的路，一路上都走在田埂上，清明的时候麦子叶是青的，油菜花是黄的……天是蓝的，风是暖的，多米又忍不住插科打诨。毛亮亮爆笑，接上一口气之后，立刻变脸，八秋啊，你还让儿子吃饭不，别再讲那些古今了，他能懂吗，我也懒得听！八秋缄口了，多米白了毛亮亮一眼，毛亮亮也白了多米一眼。毛亮亮说多米今晚你涮碗，我是不帮你了！为什么呀？多米问。谁让你刚才白我一眼！毛亮亮有意显得很小气。好妈妈……多米软软地叫着，浑身又没有骨头似的向毛亮亮怀里倒去，毛亮亮一把将多米推开，闪到一旁，边拿起电视遥控器边说今天别再指望我心软了。不帮就不帮，涮碗还难倒我多米少爷不成！多米看毛亮亮那儿没有余地了，身子和说话就硬朗起来。

八秋穿上外套上晚班去。

路边，垂丝海棠红艳的花色还没有在夜幕中完全隐去，它们是谢过幕还留恋在舞台上的歌者，只等着一层层灯光在面庞上次第熄灭。

路上，八秋踏车踏得极慢，车轮“沙沙”地在青砖上转动，舒缓得如一个陈旧的叙事。

二

法定假并非铁板上的铆钉，真的不可移动。首先毛亮亮就基本不休法定假，相反，除了春节几天，几乎所有法定的假日毛亮亮都要去守店。那是她最忙碌最有收获感的日子，法律不能做主让她必须休息。这回多米的学校也没有遵守法定，他们对法定进行了变通，因为清明节后的第四天——农历三月三是当地的传统庙会日，逛庙会没有法定假，那就把清明节和双休日挪过去，周五、周六和周日休假改变成周日、周一和周二休假。

清明节的白天八秋是一个人过的。

八秋把大半个白天用于睡觉了。他有很好的睡功，每到放假他都先要昏睡一场，从前一晚上一直睡到第二天的中午，甚至于下午。十几小时恶补后，神清气爽，再逢上班，会一连精神好几天。清明这天下午两点八秋才起床，拉开窗帘，阳光像突然涌破了阴翳，倾泻而入，八秋分明听到了“嘍”的一声，他立刻就感到后悔——大好春光，真该早起来出去走走。

可是一个人出去走走有什么意思呢？此时八秋想找个人聊天，要是多米在身边也好些。他会带多米去校园东面的草坡上躺下，当然了多米不会老老实实地跟他躺在草地上聊天的。那也不要紧，可以先让多米自由自在地从斜坡上往下打滚儿。青草还只从厚厚软软的枯草中探出头，正有着“草色遥看近却无”的诗韵，所以尽可以让多米先尽情地翻吧，滚吧，不用怕染绿了衣服父子俩一起挨毛亮亮的批斗。等多米打滚儿累了喘口气的工夫，可以跟他这么说：多米啊，当年爸爸清明节上坟的时候曾经率领过两条狗呢！只需要这一句话，那小东西准会把眼睛瞪得大大的，乖乖地凑拢来听八秋唠叨从前清明的事情了，多米有个愿望呢，如果长大后养一只藏獒的话，就可以不娶媳妇了，他对狗有特别的兴趣。

家里有两条狗的时候八秋正上高中。清明那天晌午饭过后，只听父亲一声“我们出发”，花丑就撒丫子跑在前面，后面三虎，牛一样地“哼嗤哼嗤”拽着铁链条往前冲，拖着八秋踉跄跟进，人与狗的关系似乎搞反——狗牵着人跑。花丑是个白底黑花的小母狗，板凳一样高，三虎是个大狼狗，竖起

前腿能舔八秋的下巴。穿过小巷，上了马路，横越马路，再跨水渠，翻铁路，这总共不用二十分钟，就进了镇郊的农村。远处，村庄上炊烟还没散尽，暮霭就已经迷迷离离起来。炊烟与暮霭中黑瓦土墙的农舍三三两两地围成院，七七八八地聚成庄，它们中间都有大片大片嫩绿的或者嫩黄的田地隔开着，嫩绿的是小麦苗，嫩黄的是油菜花。小麦苗有一肘来深，麦垄间的湿润的黄土还分明裸露着，尤其在雨后，如果细看的话，蚯蚓夜里拉的屁屁细细密密地攒起来像是一堆堆鱼籽。油菜花还只开了少数，但是贪嘴的蜜蜂已经打算好了要夜不归宿，花丑看见蜜蜂就赶紧警觉地伏下身子，把鼻子拱在地上，它曾经吃过亏的，被蜜蜂蛰了鼻子，鼻子立刻凭空长出一寸来，肿得黑亮黑亮，就像个马戏团小丑的鼻头。一翻过铁路八秋就把三虎的项圈解开，香烛纸炮都缚在三虎的背上，八秋自己慢下脚步等落在后面十几丈远的父亲。三虎跃起来把脚下的泥地刨出四个小坑，它要追赶上花丑去。三虎与花丑的关系很复杂，一个热烈地单相思着，一个冰冷地视之若无物，所以三虎只能热切地追在花丑的屁股后面，却又无望地保持着安全的距离——如果它靠得太近，花丑会真的咬它，而它从来都不愿真正还击。

初春时节陕南的风即使夹在雨中也不砭骨头的，八秋视“春焐秋冻”的警语于不顾，提前多日就脱掉棉衣穿上了春衫，现在又解开胸前的扣子，热气从领口蒸起来。父亲说莫要乱解扣子，春天的风里有贼呢，八秋说真不该带三虎出来，让他搞出了一身汗水。说话间八秋从父亲的肩上接过铁锨，用空闲的胳膊挽起了父亲。

一路上父亲都在跟八秋讲另一个世界里人的故事，他们与他们有某种亲密联系，于是在这泥土路上，一年一次的行走中，回忆缀成了一部有头绪的家族历史。曾经有一段时间八秋特别失落，因为在他们的家族里没有出过武林高手，所以也没有飞檐走壁杀人如麻的传奇故事……

下午四点半多米准时回到家中，八秋还坐在窗边，多米跟八秋说老师已经把假期的作文布置了，要写逛庙会的所见所闻所感，多米问八秋什么时候带他去逛庙会呢，八秋说只能是后天的后天了，多米问后天的后天你不上班吗，八秋说到时请

几个小时的假吧，多米说那就后天的后天吧，多米接着问八秋庙会是不是在寺庙里举办啊，八秋说去看了就知道，他懒得跟多米费舌头，除非经历，有些东西解释不清楚。

三

“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、若胎生、若湿生、若化生，若有色、若无色，若有想、若无想，若非有想、非无想，我皆令人无余涅槃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得灭度者……”诵经声把毛亮亮和多米送入了梦乡。

渐渐地八秋也不知道嘴里还念着什么，不久，眼前有微光浮动起来，瞬息就燃成了熊熊大火。火燃烧在一个个坟堆上，那是清明先人坟头的烘烘作响的野火。每年清明，父亲都要把坟堆上的荒草烧干净，就像农夫在秋天收获后的田野里烧荒一样。待到阴历七月半再来上坟时，清明烧过荒草的坟堆就显得格外葱茏。父亲绕着坟堆从四周点燃去岁的荒草枯藤，看着火舌乱舔，火势开始蔓延，听得火头呼呼直喘，干枯的茎叶噼噼啪啪脆响，父亲说坟头草木盛，后人人丁旺，你看呀，你爷爷是个独子，他年轻时身体单薄，你祖爷爷总是担心白发人送黑发人，就连棺材都替你爷爷先预备下，他哪里能想到，他的这一支人丁是这样的繁盛呢，男男女女到你们这一代不算媳妇和女婿也近二十人了，他老人家在地下有知，不知有多高兴呢。

父亲说你拿一叠纸钱去那一溜坟头烧一烧吧，那都是我们这一房的人，早先从一口大锅里分出来了，树大分根，这是常理，你看那个土堆最高的，那是我们这一辈儿的总舵爷（排行老大），你看那个坟头最矮小的，那是你们这一辈儿的总舵爷呢，虽然比我矮一辈，可我出生的时候他已经半百了，因为贪酒，大冬天喝醉了睡倒在街头冻死的。

父亲说你爷爷在我们家门中读书最多，我们世代是耕读人家，到了你爷爷这里就变了，你爷爷只读书不种田了，所以后来就当了教书先生，我和你大伯也是教书先生，到你们这一代已经有三代教书先生了，你二哥、二姐和三姐（大伯的儿女）都是老师，到时候你……我将来才不教书呢，当年八秋是那样斩钉截铁地说。他那时对耕读人家的传

统感到极为遗憾，如果家族世代习武那该多好啊，如果再有个什么独门剑诀或拳谱流传下来，所谓真人不露面，有一日他在街上那些小混混面前一出手，立刻跪倒一地来拜他为师呢……可是他没想若干年后他还真端了教书先生这饭碗，而且这饭碗与他是那么般配，他也是那么适合这饭碗。

父亲说只有你大姑的坟在南山呢，你大姑嫁得远啊，为什么呢，民国时闹土匪，你爷爷被山大王绑去了，不是为钱，是为了让你爷爷给他当师父。那时候南山脚下有个砍柴的樵夫帮你爷爷送回了信，族人才托门子赎出了你爷爷，你爷爷为了感激送信的樵夫，就把你大姑嫁给了他，你奶奶觉得姑爷人太粗，为这跟你爷爷别扭了很久呢，其实你大姑一直爱你爷爷的，每年秋天都要接你爷爷到南山脚她家去住两个月，我小时候经常是跟脚的。秋天山里的野味都肥得流油啊，你大姑父给我们吃野味都是拿海碗盛的……

每年清明父亲说这些的时候，风都会卷过一股青烟迷了他的眼，他都要背过身去用手擦拭眼角，那时候他的背都是佝偻的，虽然他的身边有儿子陪护着，他依旧显得那样无助和孤单。

清明时节，父亲一生中大概只进行过一次野祭，那是五年前的时候，母亲才去世，八秋带无助的父亲离开了家乡，来到他工作的那个遥远的山城。清明那天，母亲才离开不足半月，八秋和父亲买了香、烛、鞭炮徒步在乡野里走了很久很久，最后在与火车道交汇的一条宽阔的泥土路边进行了野祭。之所以把野祭的地点选在这里，是按习俗，十字路口才适合野祭，亡灵不论在哪个方向都会沿着路找来，那时八秋想母亲是坐火车来呢，还是乘马车来……

后来，父亲回到了家乡。下一个清明八秋带着妻小也找个十字路口去野祭，野祭的纸堆再多了一堆，岳父在中秋节那天走了。再下一个清明，八秋还是找个十字路口去野祭，纸堆又多了一堆，父亲的灵魂不知是乘车驭风来呢，还是驾船顺流来，总之，八秋从长江头上挪到了长江尾巴上，他觉得自己已经迷失了回家的路。所以野祭的时候八秋总在疑惑，那些亲人的灵魂能否找到他呢？现在八秋希望他们都转世投胎成了他身边某个可以亲近到的人。

八秋收起腿来的时候，他的下盘已经麻木了，他不知道自己这次走神了多久，侧脸看去，窗外明星闪烁，噢，这是一个晴朗的清明，朝暮无雨，却依然让人断魂。

四

多米的假日终于开始了。

多米对这个假期并不心存无限的遐想，他很实际：第一天，先干掉除作文之外的作业，这个是小菜菜，多米早下手了，放假前两天他就利用可以利用的一切时间在赶假期作业呢，这也包括课间，他能猜出老师将要布置的作业，等到放假时，假期作业已经被他完成了一半。第二天，跟妈妈去招商城，那里有一帮和他一样大小的孩子，招商城是他们的快乐的城堡，而且妈妈总会以一顿美味结束多米这一天的生活。第三天，跟爸爸去古桥镇逛庙会，庙会这名字跟古桥镇一样“土”，全家随爸爸来古桥镇边的这所中学快一年了，妈妈从来没去古桥镇上买过东西，妈妈说那里的东西怎么会有档次呢，况且还要写什么作文，没劲儿。

多米假期的第一天就按计划度过了，可是第二天的计划先让毛亮亮给破坏掉。毛亮亮坚决拒绝多米对招商城的访问，她说好不容易碰上一个销售上的小高潮，多米去了只能给她忙中添乱，她要忙生意，不能再分心为多米的安全操心。多米甚至承诺去了就在毛亮亮的店里守着，一定不乱跑，毛亮亮说你去了就不是你了，你一闪身跑了我怎么办，我又不能把你拴在我腰上的，这事不用再谈了！多米明白如果妈妈说不用再谈了就真的没有余地了，他只好在家自娱自乐吧。

早晨八秋和毛亮亮先后离家，八秋离家前跟多米说不能早晨起床就看电视，先按顺序背一节《论语》，再听《快乐英语》的录音三课，这些结束后才可以自由。八秋先离家去上班，毛亮亮因为要化妆，所以总是慢一拍，她离家前多米已经跟在她身后哇啦哇啦背了一气，算是让她检查过《论语》的背诵。毛亮亮出门前跟多米叮嘱还有听录音的任务，完成了再自由安排。多米口里答应噢噢，只是毛亮亮的脚步声才听不见他就打开了电视。结果毛亮亮又杀了个回马枪，多米连关电视都没来得及。晚上回家毛亮亮回忆说是折回来取落下的东

西，碰巧发现了多米行为不轨。多米并不相信她的说法，因为她走路一向是“咣咣”的，为什么她返回时没有脚步声呢？毛亮亮打开门时多米急忙把手里的遥控器塞进被子下面，但他的这一行动过程的所有细节全部展示在毛亮亮的眼前，毛亮亮气不打一处出，走到桌前先抓起一盒磁带掼在地上，磁带散了，又提起录音机，顿了顿才重重地推回桌面，最后拎起书，要撕，铜版纸，没撕开，她反手把它扔到多米的怀里，然后在家里转了一圈，什么也没拿，什么也没说摔门走了，一套动作行云流水，一气呵成，这就是毛亮亮的风格。

晚上毛亮亮跟八秋揭发多米的时候，八秋跟毛亮亮开玩笑说以后要摔东西一定目标准确，谁惹你的摔谁，那才解气。毛亮亮说你儿子七八十斤我能摔动他了？八秋说那就挑贵重的，比如电视机啊。毛亮亮说你一年四季又不看电视，我晚上回来还得看呢，我下回就搬起电脑摔吧。八秋说跟电脑有啥事啊，那就还是啥都不摔的好，你看吧，磁带摔坏了，他正好可以跳过一盘免听不少，这不美了他吗，下次碰上这事，你只管拿走落下的东西，有事晚上回来跟我说，批评教育或者大刑伺候的事交给我，你一定不要真跟他生气。毛亮亮说少跟我说这些，下次我……干脆再造一个出来，八秋接嘴。毛亮亮掐了八秋一把。八秋和毛亮亮说这一席话的时候，多米正主动地承担了涮碗的任务——犯错误了，就得夹起尾巴。

多米涮碗过来，还是绷着脸儿不正眼看毛亮亮，毛亮亮一把把多米搂过来横在腿上，多米开始假意挣扎，毛亮亮趁机真的“下口”了，叼起多米胳膊上的一块肉，多米放弃反抗又假意向八秋求救。眼前这出戏已经频繁上演多年了，八秋也假意开骂，切，狗咬狗一嘴毛，你们俩狗脸亲家，不要找我理论，一个愿打一个愿挨的。毛亮亮大叫多米，他敢骂我俩，我们上！毛亮亮抓住八秋的腰带，多米手伸进他的衣服挠他肚皮，八秋怕痒，一下子蹲在地上，多米扑倒他，毛亮亮再压上去，家里搞成了一锅沸粥。

三个都笑得没劲了才起身坐下，八秋告诉多米明天下午他请假陪多米逛庙会去。毛亮亮说多米你赶紧感谢你老爹吧，他发善心陪你逛街了。八秋白了毛亮亮一眼。

五

多米说老师上课时讲庙会上会有很多民间艺术和地方小吃的，又好看又好吃，要我们明天去了一定要好好观察和体会，感受一下民俗文化的回归、继承和发扬。多米一本正经地学舌，惹得八秋忍不住哈哈大笑，一个小学六年级的儿童，知道什么是民俗文化呀，还谈什么回归、继承和发扬呀。

毛亮亮说在蓬莱上初中时，那里每年三月三有庙会，蓬莱阁可热闹了，吃的玩的满眼都是，可那时候钱太少了，只能抠抠掐掐挤出一点生活费来逗逗馋虫了。多米问啥好吃的，毛亮亮说什么蒸小咸鱼了，煮虾爬子了，炒蛤了……多米舔舔嘴唇问玩的呢，毛亮亮说好像糊风筝的特别多，现扎现画现糊，可神了！毛亮亮说还有搭台唱大戏的，那时她在校住宿，晚上男生帮女生翻墙去看大戏，结果在戏台下碰上了英语老师，女生软缠硬磨，男生就差给她下跪了，她才答应不告班主任，戏没看成又返回去再爬墙，摸回宿舍躺在床上心里还跟打鼓似的，告诉你们，不是害怕，是觉着刺激，觉着开心。第二天上英语课时，听写单词那几个帮女生翻墙看戏的男生也都得了满分，让英语老师大吃一惊。多米插嘴说有什么好吃惊的，不就是怕她告班主任而讨好她，意料之中的事情，我估计你们英语老师那时太年轻，大惊小怪的。毛亮亮惊叫八秋你听听这像是六年级儿童说的话吗，现在的孩子怎么尽早熟呢！八秋还来不及答应，多米又把话接过去了，你才早熟呢，不然为什么跟人家男生半夜翻墙啊。八秋说多米你闭上嘴巴，该说不该说的张嘴就来——他话没有说完自己先笑倒在毛亮亮的背上——毛亮亮，多米说你要不早熟怎么肯跟人家男生半夜翻墙啊哈哈哈。毛亮亮尖叫着，多米，看我不撕你的嘴！

八秋跟多米说咱家乡……毛亮亮就打断他说谁跟你一个家乡啊，八秋说多米跟咱是一个家乡的，毛亮亮说多米你是跟爸爸一个家乡呢还是跟妈妈一个家乡，多米说那当然是跟爸爸了，我们姓陈，哼，我们是陈氏门中人。毛亮亮扬起声音说多米，你可想好啊，你是不是再也不想——毛亮亮留下个空等多米自己去填，那里可以填许多内容。是的，那里可以填许多内容的，比如摸妈妈的长头

发——多米从小就有这个习惯，他说长大后还一定要娶一个长头发的女生呢，比如还去招商城，比如还吃肯德基，比如还晚上看电视掌握遥控器……总之，毛亮亮有许多招能拿住多米。不过多米这次还是比较坚决，表态还是跟爸爸一个家乡，多米当然知道妈妈的要挟过夜都可不算数，明天反正不能去招商城，逛庙会是大事，如果不能完成关于庙会的作文，开学还不让班主任给弄煞了。

毛亮亮丢下八秋和多米独自跑去，毛亮亮有晚上跑步的习惯，一是怕肚里积夜食，又上膘，二是晚上跑步光线暗，没人注意到她腿粗屁股大的。八秋跟多米又说起家乡庙会来，还没说几句，多米就哈欠连天了，弄得八秋很是扫兴，也丢下多米扭头上网去。多米中午偷跑出去就近找同学玩也没睡午休，现在实在顶不住，歪上床就睡实在了。八秋突然觉得身后没有声音，赶快回过头来喊多米洗漱，可是已经晚了，跟喊山一样不见反应，只好拉过被角盖在他的背上，先由他睡一觉，等他和毛亮亮要睡时再叫多米起来洗漱和方便。

八秋换上布鞋去办公室上夜班，进办公室发现桌上有一小堆开心果，赶紧问是谁好心，李老师说是小王老师好心，今天晚饭那会儿逛庙会买了。小王老师正在谈恋爱，男朋友也是学校老师，最近两人才公开关系，他们经常一起出去逛街，回来时总不忘拿东西与大家分享。

八秋嗑着开心果，想着家乡的庙会。“打倒‘四人帮’，人民齐欢唱”的第二年二月二“龙抬头”，那个庙会八秋竟还没忘记。好像听爸妈说是“上边”允许搞得热闹点，一时好多年销声匿迹的东西都破土而出。“热闹”从正月就开始了，初八至元宵节篾扎的火龙从两河口出发，在焰火中惨烈地要到龙王庙，然后被祭上供桌。这时“芯子”接着登场了，一台手扶拖拉机“突突突”从上街口开到下街口，接着掉头又“突突突”地开车回上街去，拖拉机车斗里站着一位反穿老羊皮的五花脸，胸前明晃晃挺着把大马刀，八秋听父亲说这叫“老羊皮换个血羔子”，意思是“我是老羊皮，要换你那才出生的羔子皮”，表示敢拿性命赌输赢的决心，这是上街人去挑逗下街人的。果然不久，下街就“突突突”开过来还之以颜色，车斗里一老汉骑在纸驴背上，竹竿一头细绳吊根红萝卜，悬在纸驴嘴前，父亲说这

台叫“张果老戏驴”，骂上街人是驴。一逗一骂，上、下街斗“芯子”就开始了，你出一台，我就出两台，你出“孙悟空三打白骨精”，我就出“孙猴子跳不出如来佛的手掌心”，你送来“法海镇白蛇”，我回敬“水漫金山寺”……每天双方都你来我往两三回合，一直斗出正月到了二月二龙抬头的庙会上还不休战，最后派出所的张所长亲自出马以治安为由调停双方，相约来年再战。

那个龙头庙会是爷爷带他和哥去逛的，颇让爷爷破费了呢，豆腐脑，油炸糕，鼓气馍，水煎包子，三鲜麻花……一街两边都是小吃摊子，也不见民兵小分队来割资本主义尾巴。晚上湖北的汉剧，关中的秦腔，河南的杂技，野战部队的电影，每晚镇上的男女老少倾巢而出，哪里有热闹就往哪里赶……

六

中午八秋回家，多米早已穿着整齐，就等着一起赶庙会去。

多米跟八秋炫耀说我妈给了我二十块钱，让我逛庙会时买小吃，我妈要我给你传达指示，不许瞎买东西回家。八秋听了多米的学舌，有点恼毛亮亮太折他面子，八秋跟多米说山高皇帝远，逛庙会想卖啥就卖啥，武则天也管不了咱，儿子，老爸也给你二十块钱当本钱去逛庙会吧。

八秋和多米骑自行车来到古桥镇中心，只见主街道中间都支起雨篷，每一个雨篷下背靠背是两家临时摊位，于是这条街道只剩下俩窄窄的“胡同”可供人行走。在拥挤的人流中，自行车成了累赘，父子俩才觉得应该步行来逛才对。凭心论，毛亮亮嫌这镇子“土”也不是没有道理，建筑不算老，但式样陈旧，临街的都是那种毫无特色的小二层，一楼是铺面，二层住人。当初街道建设规划不知怎么搞的，五百米的主街道上竟然有三个拐弯，主街道从十字路口开始先往北偏，过一座小桥，过桥后往西折是个很陡的下坡。坡跟儿处再折向东南，尽头是所中学。平日街两旁打出的广告多是“有奖销售，满二十元即可抽奖”、“全场十九元，最高十九元，十九元一件，买了开心，穿着放心”、“本店转租，清仓甩卖，让利顾客”之流，单看看这些广告，也就难怪毛亮亮说这里除了菜市场必须要去，其

他地方都可不去。

父子俩在人群中楔进，好不容易挤到菜市场，存放了自行车，顿觉一身轻松。八秋说多米啊，想吃什么，尽管说，老爸请客。多米说老爸呀，想吃什么，尽管说，儿子请客，今天儿子有钱的。多米特地送出胯拍拍裤兜。八秋被多米逗乐了，跟多米来到炸臭豆腐的摊前，这东西闻起来臭，吃起来香，八秋要了两份，结果多米抢先付了钱，八秋拍拍多米的肩膀，心里蛮高兴的。八秋又问多米还要不要吃烧烤，多米说逛逛再说，说话间他又买了两支冰糕，剥一支给八秋喂到嘴里，让八秋连拒绝的机会都没有。二人吸溜溜吃，慢吞吞走，闲散散地看，多米问八秋，你说的大戏台在哪里呢，八秋说不知现在的庙会有没有这东西。大戏台没看见，一路上碰到的都是带“彩”的，转盘、抛圈儿、投镖、掷球……八秋告诉多米这全是空手套白狼的事儿，变相赌博，不能沾染上这种坏习气，多米眼里看着，口里应着，脚步明显拖沓起来。

多米最后还是在射击那地儿没守住防线，“连中10枪不收钱，脱靶一枪6毛”，挂着气球的幕布上方歪歪扭扭写了这一行字，八秋看这行字就觉着其中有诈，可是多米已经迫不及待地让摊主装子弹了，子弹是那种塑料小丸。八秋这时想阻止却又有点迟疑，他最终决定还是让多米吃亏总结经验的好，再说多米的射击还是不错的，连中10发不是不可能。去年春节多米花压岁钱买了支AK47仿真气枪，也是射这种塑料丸的，因为多米玩得无聊了，他拿毛亮亮的首饰盒练枪，原木盒身被打得满目疮痍，毛亮亮一怒之下把AK47踹成了两截儿。一不留神多米十发射击结束，又让摊主补给弹药，八秋问是否十枪连中，多米不好意思说空了一枪，八秋问准备再打几枪呢，多米说再打十枪试试，八秋有意问多米十枪不中多少钱一发，多米说便宜着呢，八秋就没再说什么。这次多米又空了两枪，多米的倔劲儿上来了，要打第三轮。八秋忙说前两次老爸请客，以后的自负盈亏，多米说好老爸真大方，尽抢便宜的付钱。八秋跟摊主说先结账吧。这一结算可好，居然12块钱呢，多米说怎么可能，我总共脱靶三枪，1块8才对啊，平时在街边打最贵也是1块钱10枪，你怎么能——这不是骗人嘛！摊主说哪里有那么便宜的事情，只要

你脱靶了就是每枪6毛钱，我上面写得明明白白的。八秋跟摊主说你也蛮有文化的，搞开文字游戏了。摊主说反正我没讹你，是你儿子自己不问清楚的，这理拿到哪儿说我也不怕。八秋说你这是空手套白狼，终于给你逮住了！摊主说我可不是空手套什么的，你知道我在庙会上租个摊位要多少钱吗，我摆个摊容易吗。八秋听不得人叫穷，一听他就心软了，口里说好吧，就算是拿钱让孩子买个见识。正要掏钱，多米按住了八秋的手说我自己付。

多米心痛肉痛地付了12块钱，牵着八秋的手一言不发地往前走，从这开始多米的情绪一直都很低落。八秋跟多米说这庙会不好玩了，我们往回走吧。多米说好的，可是我真的以为是6毛钱10枪呢，他怎么可以骗人呢。八秋说是啊，他不应该骗人，尤其不应该骗纯洁的少年儿童。多米白了八秋一眼。

从另一条“胡同”绕回，在拐角处一阵火辣的音乐扑面而来，多米说爸爸该不会是你说的演大戏的吧，八秋说不像，多米问为什么不像，八秋说大戏的音乐是多么文雅啊。快走两步，就看在拐角的空地上搭着一张帐篷，帐篷门口坐着位穿着暴露的年轻女子，女子的前面竖着一宣传牌，牌子上端大写“艳舞劲歌、美女毒蛇”八字，字下贴一些花花绿绿的照片。多米拽着八秋快步走开，多米说那里面不能去的，去了妈妈会生气的。八秋有意问多米妈妈怎么会生气，多米说你看帐篷口坐的那个女的多难看，八秋说我觉得挺漂亮啊，多米说快走快走，妈妈不喜欢这种女人，八秋哈哈大笑。

七

从菜市场推车出来，爬斜坡上桥，桥头有个穿僧衣僧鞋的光头在算命，多米说他是假和尚，八秋捏紧多米的手让他噤口——师傅说过只要穿了僧衣僧袍，便是与佛有缘，何必论他真假。过桥头，有吹糖人儿的挑子，八秋说民间手艺该看看，多米直拽他走，说没看头哄小孩子还可以，显然他把自己排除在小孩子之外了。八秋知道多米心情还不好，就随他走。走到桥中间，一个核桃担子吸引了八秋，八秋爱吃核桃。庙会卖土特产，这才是正经八百的买卖嘛，当年家乡庙会上，父母总要买不少山货，核桃、板栗、松子、橡实这些最常见。父亲喜食

核桃，晚上一家人围坐下，八秋和兄长拿核桃练掌力，父亲一边饱眼福一边饱口福，只是母亲一个劲儿着急，生怕核桃太硬伤了儿子们的小手。于是八秋就知道核桃分两种，一种叫“米核桃”，壳薄，成人用手捏捏就可能碎，还有一种叫“格子核桃”，壳厚且坚，果仁儿都包在一个一个小格子里，想吃它就得不断地砸，所以家乡的长辈骂子女时，常用“格子核桃要砸着吃”这个歇后语，那是说小子们欠揍。

八秋想站住，多米又来拽他走，八秋有点生气，说你这孩子怎么这样不开心啊，多米说妈妈说了不能乱买东西，八秋说我先看看不行，多米说你看了就要买的，八秋说我看好了买就不叫乱买东西，多米不再坚持，随八秋撑起自行车。才在担子前停下，担子的主人就热情地介绍，说是山核桃，先尝后买，说话间他拿起一枚手掌对手掌猛一挤，“咔喳”应声脆响，松开手掌，捧给八秋，八秋接过来不费气力剥出一个完整的果仁儿，掰一半给多米，多米抽抽鼻子说是五香的。两人尝过后不约相视一笑，八秋问多米你说我们买还是不买，多米说买吧，八秋又问这是不是乱买，多米说不是，八秋说那你说买多少，多米说这一筐有多少，八秋笑着说你小子贪心。八秋问担子的主人多少钱一斤，主人说十六元，八秋觉着不贵，说要两斤吧，担子主人拿起塑料兜开始装，一称三斤冒头，八秋说多了，担子主人说就给你算三斤每斤再少你两元。八秋心想这伙计也忒老实了，我又没跟你讲价啊。担子主人把核桃递给八秋，八秋没接，八秋说你从我袋子里再拿一枚砸开我看看，担子主人二话没说拿出一枚，这次没用手捏，而是就着马路牙子用手掌轻轻一拍，又是悦耳的“咔喳”脆响，担子主人抓起开裂的核桃凑给八秋看。五香的，多米又说。八秋付钱，多米抢过袋子丢进自己的车筐里，多米说回家砸核桃的事儿都交给我咧，八秋说要等妈妈回来当面儿给她一个惊喜。

毛亮亮刚上楼梯道多米就跟八秋报告了消息，八秋赶紧懒懒地倚在床头，斜觑房门，荡浪着腿，单等毛亮亮进门。毛亮亮高跟鞋儿一路啄过来。啄地声才停，吆喝声又起，儿子啊，快给妈妈开门，妈妈累死了。多米拉开门大叫一声咩咩，母子俩来了一个大熊抱，然后像狗熊摔跤一样摇着晃

着进屋来，八秋还是保持着姿态没有动。

天啊，这人怎么了，这样一副不堪的形象啊，怎么，莫不是逛庙会让人把眼睛给打斜了，毛亮亮凑近瞧着斜倚床头的八秋，故作惊讶。

八秋悠扬地喊多米——给妈妈砸核桃。

多米悠扬地应声——好咧。

多米从口袋里掏出早就预备的家伙——一块小水晶砖。八秋家里没有榔头也没有虎头钳，毛亮亮没回家之前八秋建议多米用手掌，多米说没练过功夫会出丑，还是用水晶砖吧，那块水晶砖本来是个工艺品的底座，二寸见方，实沉着呢，八秋也觉得用它来砸核桃足矣。多米抓了两三枚核桃放在地板上，毛亮亮坐在八秋身边说难怪你很炯(北方方言，骄傲的意思)啊，还不知道你买的核桃怎么样呢，八秋说你尝尝就知道了，壳一碰就碎，五香仁儿……“刚——咕噜噜”，多米，怎么了，八秋问多米，多米说核桃滚了，八秋说用手揩住了，你这个幼稚儿童啊。“刚刚刚——咕噜噜”，多米，又怎么了，八秋支起上身问，多米说砸不开又滚了，八秋说多米你这儿童笨死了吧。毛亮亮起身过去，拨开多米说妈妈来，看好了砸核桃要这样的，“刚刚刚——刚刚刚”，毛亮亮，怎么了，八秋坐起来问，他看见毛亮亮抡圆了手臂一下两下三下四下，终于“咔”，一个破裂的钝音，毛亮亮说真有你的，还一碰就碎呢还五香的呢，告诉你这是格子核桃而且还是生的呢，毛亮亮把砸开两半的核桃扔给八秋。八秋说不会吧，他蹲下身打开袋子，重又抓一个，放在地板上一掌拍下去，“啊唷”八秋一声惨叫，多米哈哈暴笑，毛亮亮赶紧捉起八秋的手看，八秋挣脱了，重又拿起水晶砖，抡圆了砸下去，也是“咔”的一个破裂的钝音，格子核桃生仁儿，八秋彻底信服了。

怎么会呢，怎么会呢，我又没有讲价，我又没有贪便宜，我只想买一点好的，我让他先砸开了给我尝，他给我装袋了我又让他给我砸开看，我也是怕出万一，他怎么骗我的，我怎么会让他骗过呢，他骗我干什么，犯得着骗我吗……八秋的情绪坠到了谷底。八秋，要骗就专门骗像你这样的人，多米，把你这东西拿走，到小树林播种去吧，八秋，我告诉你不要乱买东西，我希望你今后能听话，不要再

(下转第 53 页)

熠熠生辉，有点耀人眼目。头上长有两只长角，向前挺直，逐渐向尖端缩小，一节一节的，让人想起古代兵器竹节钢鞭。尾部也有三根长须，中间一根挺直向后，其余两根分向两边，像是三股钢叉，只是这叉齿相对于叉柄，显得长了许多。

我和恒超都没见过这种小虫，本能地都想捉住一个看看究竟，但是手刚按上它身，就听一声脆响，手上落了无数银粉，这让我们立刻缩回了手，乡村生活的经验让我们对昆虫身上的鳞粉有一种本能的敬畏，大人们告诫我们：这些鳞粉大多有毒，比如某些蛾子或者蝴蝶身上的鳞片。

我们终于没能知道这种小虫的名字，叠“鳌”掼“鳌”的乐趣让我们很快忘记了这件事情，整个童年阶段，这是我唯一的一次见到这种小虫，再见到它的时候已是多年以后，那个时候我已经从书本上知道了它们的名字叫做“蠹鱼”或者“衣鱼”，也有人把它们叫做“白鱼”或者“银鱼”。

按说，我在童年阶段不该只有这么一次见到它的机会，至少我有两个可以见到它的理由：一个是既然它叫“衣鱼”，就该在衣服上也能发现它的踪影，但我家和外婆家盛衣服的箱子都是樟木做的，本身就有一种气味，再加上里面又放上了那种能散发出更强烈气味的“卫生丸”，使得我终于无缘和它相见；另一个理由是我外公是时庄为数不多的读书人，家里应该有许多藏书，有藏书就会有蠹鱼，可是我生也晚，从我记事时起，我就没在外公家看到过一本散发着古旧气息的书籍，有的只是几本写着语录选集之类字样的红皮书，他本人也戴上了“右派”的帽子，因为这些原因，我终于没能在童年阶段见过它第二次，要不是那次在恒超

家搜罗叠“鳌”的纸张，怕是在我童年的记忆中，永远就缺失了这么一页。

这种虫儿，说到底是个害虫，既然是害虫，就该如那老鼠过街，人人喊打。但是说来奇怪，读书人偏偏就对它是既恨又爱，恨是小恨，爱是大爱。恨的原因自不必说，是因为它吃书，好好的书籍被它蛀得千疮百孔。爱的理由居然也是因为它啃书本，如果自己也像它那样，啃透所有的书本，落个满腹经纶，该是多么好的事情。爱之中隐藏着的是对这种小虫无限的羡慕，有人以之为友，有人自己就想做个蠹鱼，这样的例子古今中外都有很多，我不想过多地去举例以为证据。看官如有兴趣可以自己去查，单从那以编纂《四库全书》闻名的纪昀纪大烟袋的一联中就可窥一斑而知全豹，联曰：“浮沉宦海如鸥鸟，生死书丛似蠹鱼”。

关于蠹鱼，前人有许多记述，我觉得最好玩也最让人心生遐想的还是《太平广记》，这本书中引唐人典籍《原化记》说：“唐建中末，书生何讽，尝买得黄纸古书一卷，读之，卷中得发卷，规四寸，如环无端……据《仙经》曰：‘蠹鱼三食神仙字，则化为此物，名曰脉望。’”此事也见于唐段成式《酉阳杂俎》。据说读书人若得了这东西，应该在夜晚拿了它对着星斗祈祷，然后煎水而服，立刻就会有仙人下凡，带你飞升成仙。这真是令人心动的好消息，因为书中有了蠹鱼，那些穷酸书生们居然有了羽化而登仙的希望，尽管这个希望很渺茫，但总是有了一个盼头。书中既有“颜如玉”，又有“千钟粟”，还有“黄金屋”，现在再加上个“升仙途”，难怪乎老圣人要大呼特呼：“万般皆下品，唯有读书高”了，这么多的好事全聚于书中，想不高都不行。

(上接第33页)

犯同样的错误了，毛亮亮作势双手掀起八秋的衣领把他推倒在床上，多米顺势把毛亮亮推倒在八秋身上，他也鱼跃在毛亮亮的背上，毛亮亮大吼一声——多米，不要惹我，老妈很生气！

多米说他回忆起来了，那个人留着板寸头，豆豆眼儿，他从右边的筐里拿核桃给八秋砸了看，他装袋时却是左边的筐里核桃，八秋大吼一声——多米，不要再提这事了，老爸很郁闷！

他犯得着骗我吗，那段时间八秋老在想这个问题，而多米也总喜欢跟八秋提起买核桃的事儿，他是有意刺激八秋呢，也许多米觉得八秋吃亏比他大，这能帮助他很快忘记射击场上被骗了的不快。

那次多米的作文得了一个“及格”，那篇作文的题目是八秋帮多米定的，叫《远走的庙会》，写的就是父子俩逛庙会上当受骗的事儿，“选材缺少趣味，不能体现庙会的特色”，这是老师的批语。